

江沙維《漢字文法》序言*

王銘宇 盧春暉

序言 (PROLOGO)

本書作為漢語學習的工具，目的在於提高學習者對語言的認識和實際運用的能力。這種能力包括口語和寫作兩方面。對本人而言，有必要將該書分為三卷。在使用過程中，這三卷為一個整體，缺一不可。這麼一來，既可減少單卷本書籍的厚度，又可保證各卷內容的獨立性。然而，三卷內容雖各自獨立，學習者在使用過程中須將它們全部學習完才能夠真正有所收益。《漢字文法》一書無論對於漢字閱讀和翻譯教學，還是對於雙語字典的理解和使用，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實際作用。另外，《葡漢字典》和《漢葡字典》¹都可用來補充漢字的發音和用法。

在這三卷書籍中，本人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創新想法須向諸位讀者解釋：第一，將漢字拆分成字根 (elementos)；第二，刪去無效的偏旁部首 (generos)；第三，按筆劃 (rasgos) 數順序重新排列漢字；第四，制定某種規則使得學習者能夠認識偏旁部首 (generos)，並使用該規則查閱字典。讓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來進一步瞭解以上所述的想法。

有充分的理由說明，中國在藝術和科學領域佔據一席之地。即使那些最為驕傲的葡萄牙人——認為沒有哪個國家的文明成果可以超越葡萄牙人的大發現——也在慢慢地接受這一點。葡萄牙人已經充分瞭解到中國在藝術和航海上的優勢，卻還沒有準備好去學習這些文明成果。我們總是優先去學習那些歐洲的語言，那些已經在國內被教授的語言。中文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新鮮事物。

我們當然也意識到了，在國內的學校中，漢語教學方法依然匱乏。但至今也無人動手去解決這個問題。

漢字從其形成之初便是一種象形文字 (geroglífico)，經過無數次演化後的今天依然如此。例如“口”，音“cou”，意思為“嘴 (boca)”；“門”，音“men”，意思為“門 (porta)”。這些單個的象形文字就像我們所用的數字一樣，能夠單獨指代一個“詞”。在不同地區的方言中，漢字有著不同的發音，但意思保持不變。事實上，在所有的漢字中，很少有像我剛才所舉的兩個

* 本文屬澳門文化局學術課題研究獎勵金資助項目“十九世紀澳門漢學家江沙維葡漢雙語詞典研究”，特此鳴謝。本文或為《漢字文法》序言初次中譯，難免有錯訛之處，祈請方家諒正。

¹ 《葡漢字典》指江沙維編纂，於1831年出版的葡語漢語對照詞典《洋漢合字彙》；《漢葡字典》指江沙維編纂，於1833年出版的漢語葡語對照詞典《漢洋合字彙》。此文所謂“三卷”本漢語學習工具書，即指《漢字文法》和這兩本雙語詞典三卷合一。（譯註，以下同）

例子那樣簡單。大部分的漢字都是由多個字根 (elementos) 組合而成的，就像我們的單詞是由多個字母組合而成的一樣。漢字的讀音，例如“問”，音“ven”，意思為“詢問 (perguntar)”，也是由多個字根 (elementos) 組成的。漢字都是單音節 (monosyllabo) 的。與其他語言不同，漢字的書寫和發音並無直接聯繫，這便是難點。

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漢字是由字根 (elementos) 組成的。但是通過對各種教科書的研究，我發現中國人在學習漢字的時候往往直接學習其讀音，卻並不學習其字根。這就好像我們在學習我們的語言時教師只講解單詞怎麼讀，而不是從 ABC 開始。所以，對我們來說，在漢語學習過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認識漢字的字根，並在“字母表 (Alphabeto)”² 中對其進行歸類。當然，這種做法並非本人的創新之舉。只是這種研究方法既未被得到科學證實，也未能得到發展。我不敢說我的“字母表”是完美無缺的，只是希望能夠在日後得到不斷的發展和完善。

筆劃 (rasgos)、偏旁部首 (generos) 和差異部分 (diferenças) 是漢字三大組成要素。我們將一些特殊的漢字成分 (letras componentes) 稱為偏旁部首 (generos)³，因為它代表了一個完整漢字的意義所歸屬的常規類別 (這是漢語獨有的現象)。例如漢字“海 (mar)”“河 (rio)”和“湖 (lago)”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偏旁部首：“水 (agoa)”，這意味著前述的三個漢字都歸屬於“水 (agoa)”這一共同類別。對於這個部分我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因為中國人雖然不會專門學習這些偏旁部首，但漢語字典 (Diccionario) 中已經列舉了 214 類。但是我認為這樣的分類對於外國人學習來說不太方便，需要進行簡化。

中文字典是根據 214 個偏旁部首 (generos) 進行排列的，正如我們歐洲的字典是根據字母順序排列的一樣。但常常有中國學者質疑究竟哪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偏旁部首，哪些又不是。在字典中又該如何排序而讓學習者能夠查閱到某個偏旁部首呢？除此之外，有些偏旁部首僅僅出現在兩三個漢字中，並且也不能代表漢字的含義。於是，我決定刪除其中一些無用的偏旁部首。這麼一來，我將原先的 214 個偏旁部首減縮到 129 個。儘管如此，縮減後的偏旁部首還是很難記誦。在編寫中，這些偏旁部首按筆劃順序排列，當學習者在使用《漢葡字典》時可以根據筆劃數尋找到它們大致位於哪一頁。

另一個漢字的組成元素稱為“差異部分 (diferenças)”，因為該元素是區別兩個擁有相同偏旁部首 (generos) 的漢字的部分：要知道，大部分的漢字擁有同樣的偏旁部首 (generos)。任何一個漢字，甚至偏旁部首，都有可能構成另外一個字的“差異部分”。若要確定某一個漢字是否可

² 江沙維所說的“字母”應指漢字筆劃，或由漢字筆劃構成的偏旁部首以及漢字。《漢字文法》第一章便是“字母表”。利瑪竇曾在回憶錄中指出：“我們先說他們的字母，或者更好說他們的文字，因為他們的字像似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利瑪竇中國傳教史》(上)，劉俊餘、王玉川合譯，臺灣光啟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 頁。

³ Generos 直譯為“屬性、類別”。

以充當另一個的“差異部分”，則需要對此進行考察，看看中文的書寫者是否這樣進行使用。“差異部分”的總錄包含 1300 個漢字，為了完成這項工作，我需要經常查閱著名的《大字典》(grande Dicionario China)。⁴這項漫長的工作使得我更好地瞭解到漢字元素的某些特定含義。

存在這樣的情況：某些部首被當做“差異部分”來使用，混淆了部首和“差異部分”的區別。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一些規則使得人們能通過其“位置 (posição)”而不是其“含義 (significação)”來認識哪些才是真正的部首。歐洲字典就是根據這些規則編排的，當人們查到某個漢字時，也就查到了該漢字的釋義。

有的時候我還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即某些部首不太明確。我的解決方案是刪除這些模稜兩可的例子。有些漢字擁有相同部首或其“差異部分”的筆劃數相同，但在編排時沒有遵守一定的順序，這就導致了使用者在查閱時很難根據部首或“差異部分”的筆劃數來確定漢字的位置。因此，我將漢字的“差異部分”按照筆劃數或“字母順序 (alfabeticamente)”進行排列，加以一定的編排規則，不斷完善和優化，讓學習者在使用該書時能像查閱西方詞典一樣方便。

儘管已經克服了種種困難，我還是不得不承認，與西方語言相比，漢語學習最大的挑戰還不限於此。第一：漢字書寫的難度。我們之前已經提到，漢字的發音的構成與其字形的構成沒有直接關係。此外，漢字擁有不同的書寫形式，也就是說，不同人書寫出來的漢字也各不相同。而且漢字的使用比西方語言更為多樣化，孰優孰劣難以辨別。漢字有四種書寫體，為：⁵“隸書 (redonda)”“行書 (corrida)”“楷書 (quadrada)”和“篆書 (antiga)”。其中前兩者使用較為廣泛，而第一種和第三種較為容易辨認。第二：漢字讀音的難度。漢字在讀音上比較接近，有時候聽起來模稜兩可，辨析度較低。

在漢語的發音方面我想了很多辦法，例如使用我們的字母和符號來表示漢字的讀音，但這一切還遠遠不夠。毋庸置疑，一位優秀的老師必不可少。另外模仿也很重要。舉個例子，一個葡萄牙人學習英文，如果他不模仿別人說話的聲音，那麼就算學習了發音的文法規則也很難聽懂這門語言。學習文法規則，並經常與當地人交談，你的外語一定能在短時間內突飛猛進。儘管我列舉了學習漢語的種種困難，但已經有成功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學生通過三年時間的學習後取得了不小的進步（當然還有提升的空間）。個別優秀的學生甚至在學習漢語的同時還在學習拉丁文。

除了整個帝國範圍內均使用漢字（據估計，與歐洲一些國家相比，中國不識字的人群相對較

⁴ grande Dicionario China 直譯為“大字典”，此處應指當時收字最多的《康熙字典》。馬禮遜編纂三卷本《字典》(1815-1823)時也參考了《康熙字典》。馬禮遜《字典》“導論”，見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版，第24-25頁。

⁵ 此處翻譯仍存疑。“Redonda, corrida, quadrada, antiga”字面義分別為“圓形的、圓潤的”“奔跑”“方正的”和“古老的”，譯者根據上下文推測其義分別譯為“隸書”“行書”“楷書”和“篆書”。

小)以外,一些諸侯國(reinos feudatarios)也或多或少使用漢字,但是發音有所不同。這種情況還會發生在同一個省份,甚至極其相鄰的兩地:發音存在天壤之別。就帝國範圍內而言,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三種:中國官話(mandarino)、福建話(fokien)和廣東話(cantão)。我學習的是第一種,即中國官話。原因是:它最普遍也最簡單。說它最普遍是因為在整個帝國範圍內所有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能聽懂,尤其是官員。另外,在北部和東部省份,即使是一般老百姓也能聽懂官話。說它最簡單,是因為官話的發音和我們語言的發音最為接近,尤其是沒有“入聲(tom entrante)”。如果有學生想要瞭解另外兩種方言,那麼官話學習可以作為一個中間的步驟,起到參考比較的作用。接下來讓我們從字母表(alphabeto)開始學習漢字文法。

字母表(alphabeto)

前言

漢語字母表(alphabeto)作為漢字文法,包含了漢字中最为基本的字根(elementos)。在漢字學習過程中,只有首先認識這些最基本的構字單位(letras simplices)才能更好地掌握完整漢字的構成。想要學習漢語而不學習這些字根(elementos)就相當於學習歐洲語言而不學習字母,是絕對不行的。因此,我不允許學生憑空創新,也不贊同一些中國人的觀點,認為從學習對話或別的什麼書本開始才是最快的漢語學習方式。還說誰要是想儘快地學會開口說漢語,就不要學習識字。這是不正確的;為此,我將書面漢字和葡語對照列於附錄(Appendice)中。

中國漢字包含三大元素:筆劃(rasgos)、偏旁部首(generos)和差異部分(diferenças)。筆劃(rasgos)是指書寫漢字時筆尖的運動軌跡。漢字可以只有一筆也可多筆。

偏旁部首(generos)是一個單字元素(huma letra),可以和其他字(或字根)組合成一個新的漢字。偏旁部首能夠賦予一個完整漢字的意義,並將其歸於某個類別。例如“樹木(arvore)”“草(herva)”等。

差異部分(diferenças)是一個單字元素,用來區別那些擁有同樣偏旁部首(generos)的漢字,賦予其個別意義。通常情況下,差異部分還決定了整個漢字的讀音。有的時候偏旁部首可以作為差異部分,但反之則不可。

漢字筆劃共有九種,就像我們的ABC一樣重要,需要全部記誦。掌握這九種筆劃後,學習者就可以通過數筆劃數(numero de rasgos)在字典中查找某個漢字。

傳統的偏旁部首共有214個,在本書中刪減至129個。查閱字典時,首先通過觀察判斷部首,然後在《漢葡字典》(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中找到該部首的起始頁。

差異部分共有1300個。請注意,有一些差異部分可以單獨作為一個漢字。

一個漢字的讀音就是一個音節,即為一個“詞”,因此漢語“詞彙”都是單音節的。幾乎所有的漢字的讀音或音節都包含四種變化形式,我們稱之為“聲調(tons)”。第一種是“平聲

(plano)”，可分為“高平聲(plano alto)”和“低平聲(plano baixo)”；⁶第二種是“上聲(ascendente)”；第三種是“去聲(descendente)”；第四種為“入聲(entrante)”。在北京方言中沒有第四種聲調，通常用“高平聲(plano alto)”替代。

事實上在葡語中也有所謂的“聲調(tons)”，我們稱其為“音調(accento)”。當我們在說話的時候也有不同的“語氣(ar de fallar)”，只不過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刻意覺察到而已。在不同場合，我們說話的語調是不一樣的。跟漢語不同的一點是，在漢語中不同物體(objectos)的讀音有不同的聲調，而葡語聲調的變化體現在人們不同的情感氛圍中。舉個例子，如我們使用的感歎詞“呀！(Hui)”或者當我們突然感到疼痛時所說的“哎！(Ai)”都是處在“高平聲(plano alto)”的。另外，當別人詫異地問我們“這麼說你想這樣了？(Pois queres isto assim)”而我們帶著肯定的語氣回答“是的！(Quero)”，那麼這個時候，這個“是的”就是處在低平聲(plano baixo)。同樣處在這個聲調的還有我們用來讚揚別人的一個感歎詞“好樣的！(Bravo)”。接下來我們來說說“上聲(ascendente)”在葡語中的用法。例如別人告訴我說：“他不想服從(安排)(Elle não quer obedecer)”。而我帶著確認的語氣問道：“他不想嗎？(Nã)”。這個時候我所說的“Nã”所處的聲調就是“上聲(ascendente)”。還有，當別人跟我說：“你不需要非得完成這個。(Isso não há tu de conseguir)”，而我堅定地回答“為什麼不？(Por que não)”時，這裡的“nã”就是“去聲(descendente)”。最後一個例子，比如人們對著鐘錶算時間，到了預定時間的那一刻說“到了。(Tope)”，這時候的語調是“入聲(entrante)”。通過這些例子我們會發現，同一個葡語單詞在不同語境中會變調(inflexão)，前面提到的“n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即在兩個不同語境中，“nã”的語調是不一樣的。其實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漢語中，特別是在上聲(ascendente)和去聲(descendente)中。

我們採取以下的方法學習漢字的聲調：每個方塊字都有四個角，我們在其某個角上標上一個小圓圈。例如：

於子有運玉

第一個字的聲調

是高平聲，它的小圓圈應該是位於

左下方的，但為了和低平聲區分開來，我們就省略這個小圓圈了。有的時候為了避免歧義，我們也會使用三角形來表示。其他聲調的圓圈標示則按此規律排布在漢字周圍。

我的學生經過訓練後會給同音異形的漢字標上聲調。上文例子中的漢字均讀“iu”。有的時候一個漢字會有兩種讀音或兩種音調，往往代表兩種不同的含義。

部首可以單獨構成一個漢字，也可以跟別的字根一起組成一個漢字。每個“差異部分”都會對應其部首。因此在“字母表”中，讀者可以在每個“差異部分”附近找到它的部首，以便認識和掌握（由於這方面內容在本書印刷時還未確定，在編排上或有疏漏）。“差異部分”是按照筆劃

⁶ “高平聲(plano alto)”和“低平聲(plano baixo)”為直譯，應對應漢語的“陰平調”和“陽平調”。

順序排列的（在索引中也是如此），而不是按照部首排列的。《漢葡字典》亦遵循這樣的規律。

字根是漢字最基本的元素，根據筆劃數的順序排列，通常遵循從少到多的原則。若筆劃數相同，則按照“字母表”順序排列。

我們之前已經提到，不同的書寫者的字體往往多種多樣，其寫法也可能與字典有一定出入；有時候單獨出現，有時候和別的什麼連在一起；有時候顯得很短，有時候又很長。對於這種情況，在“字母表”的第一列中，除了常見漢字的書寫形式以外還有一些別的寫法可作為參考。對於中國人來說，有時候這些“異形字”其實並不是同一個漢字，或者只是一些構字元素罷了。但是對於我們學習者來說，由於它們相似度太高，同時也是為了降低學習的難度，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字母表”的第二列是漢字的讀音。有時候我們也會把讀音標在漢字上面以免教師疏漏。第三列是每個漢字相應的釋義。為了指明某個漢字的讀音和釋義，我們還會盡可能地提供之前已經講解過的漢字以助學生記憶。有時候我們省略讀音和釋義，因為該漢字的“異形字”是之前已經提到過的。從筆劃數為九畫起，我們會指出那些擁有不同聲調的漢字的讀音。當遇到某個漢字有第二種或以上的讀音時，學生需要複習該漢字第一種或之前的讀音和用法。當學生遇到某個漢字的釋義是該漢字和之前學過的某個漢字組合在一起的詞，這就意味著這個漢字和之前那個漢字意思相同。在漢語中，兩個意思相同的漢字常常可以組成一個詞。

在每個漢字的下面是它的用法。我們常常把某個漢字和之前我們已經學過的漢字組合在一起說明它的用法，我們把這種漢字的組合稱為“詞/片語 (letra de frase)”⁷。有的時候，學生只認識單個漢字，卻不知道與別的漢字組合後的意思（特別是組合後的意思有別於單字的意思時），因此，我們會為這些“詞”加上讀音和注釋。

通常來說，我們不會對同一個漢字重複解釋，所以學生在學習每個漢字的時候都需要下苦功夫。但如果忘記了某個字，或者學習過後一段時間再次碰到卻想不起來的話（這部書的初版不但複雜，裡面包含的例子也很多），可以根據筆劃數和筆劃順序在“字母表”查閱。如果是“詞或片語”則可以在“字母表”末頁的索引處尋找。漢字按照從右到左的順序編排。在欄目中找到“詞”後，可以在其左邊找到相應的漢字，然後回到“字母表”中找到該漢字的釋義。使用者還可以在索引中找到所有漢字的“異形字”。我們用(◡)符號表示該漢字不能單獨使用；用(◢)表示非傳統 (classica) 寫法。

如果一個學生不能憑記憶書寫漢字，那麼我們就不認為他真正做到了認識和掌握。因此，從學習之初，學生就必須抄寫那些他們已經學過的漢字。考慮到漢字的手寫體和印刷體略有不同，為了方便起見，本書中一到十畫的漢字均為手寫體。

為了滿足學生的好奇心，減少學習漢字的枯燥性，同時也為了能讓學生對已學漢字進行實際

⁷ 直譯為“句子中的字”。

運用，我建議學完五畫的學生可以先去學習第二章（Capitulo II）的句子，同時一邊繼續學習六畫的漢字。（估計六個月內可以學完所有的“字母表”）

以下我將使用葡語字母來表示漢語官話（lingua mandarina）的發音。

ç, **ce**, &c. **se** 發 **tʃa tʃe** 音。

發 **çhɛ** 音時，空中有氣流經過，就好像吹口哨時那樣，與 **çhɛ** 音相似。

G 音的發音部位在喉嚨，聽起來不像葡語中的 G 那樣清晰。

發 **H** 音時送氣（aspirado）。⁸ **hi** 音接近 **si**，但發音時氣流更多並且舌頭更加收縮（encolhida）。

發 **J** 音時舌頭收縮程度最大。

K 往往只和 **i** 一起發音，聲音接近於 **chi**。發該音時，舌頭的位置更加接近牙齒，跟葡語相比更加放鬆。但是在中國的某些省份，發這個音的時候需要舌頭大幅度收縮，並用更多的力氣。發音類似於英文的 King。

M 發音跟葡語相同。

末尾的 **N** 發音類似於拉丁文。

正如里斯本地區的人們發 **Ç, Ch, K, P, T** 時需要送氣一樣，發 **S** 音時也需要送氣。**ç'u** “土”發 **tʃu**（h 發送氣音）。

V 發音與葡語相比更輕。

在不考慮語調的情況下，末尾的母音都是重音。

ãm 發音時有點像人們重重歎氣的聲音。例如 **chãm** “吵（brigar）”。

án 發音較開，例如 **xán** “臙（bodum）”。

ē 發閉音（circunflexo），例如 **ē** “屍（cadaver）”。

é 發音更尖銳（agudo），有些人會把它發成 **ei** 音或 **ai** 音，如 **hié** “街（rua）”。⁹

ō 發 **õ** 音，例如 **õ** “做（fazer）”。

ōx 是類似上面那個音 **ō** 的延長音。例如 **õx** “左（esquerda）”。

發 **õ** 音時嘴唇收縮直至能露出牙齒，例如 **õ** “垂（inclinado）”。¹⁰

ōn 為閉音，例如 **lōn** “輪（roda）”。

u 與葡語的發音相同。

ū 發音時嘴唇收縮，接近 **i** 音。如 **quū** “四（quatro）”。

ūm 發音時嘴唇大程度收縮，如 **çūm** “弓（arco）”。

⁸ 在葡語中，h 不發音。

⁹ 原文中“rua”義為“道路”，據註音猜測該漢字可能為“街”。

¹⁰ 原文中“inclinado”義為“傾斜的，垂下的”，根據註音猜測該漢字可能為“垂”。

f + **u** 的發音類似法語。如 **iu** “魚 (peixe)”。

l + **u** 的發音也與法語類似，如 **lu** “聊 (conversar)”。**u** + **m** 的情況特殊，如 **lum** “龍 (dragão)”。

x 音在漢語中比在葡語中送氣更多。

若母音上面帶有閉音符號 (accento circunflexo)，則意味著母音之前的輔音在發音時舌頭收縮程度較大，母音在發音時類似於帶有長重音 (accento longo) 符號 (“-” 參考前文)。例如 **cham** “腸”。但如果是雙母音 (diphthongo) 的情況，如 **cham** (ilheta)¹¹，則自然發音即可。

末尾的短母音 (vogal final breve) 發音應清晰。如 **ha** “好 (bom)”。

縮略符號

G. 2. 筆劃兩畫的部首。

D. 2. **diferenças de 2 rasgos**. 筆劃兩畫的差異部分。

◌ (輔音前) 通過嘴唇輕輕送氣。

◌ (輔音前) 在喉嚨大量送氣。

◌ (在漢字左側) 僅在書面語 (estilo sublime)¹² 使用的漢字。

◌ 非完整漢字，僅為構字元素。

◌ 非傳統 (classica) 漢字，但在日常書寫時會使用。

◌ 可由別的漢字或句子替換。

◌ 補充某漢字，該漢字在上。

◌ 補充字典中主要的漢字 (與之構成詞)，若沒有，則表示代詞前面出現的漢字 (避免重複)。

◌ 當一個漢字有兩個聲調時，這個符號表示高平聲 (plano alto)。

◌ 被替代的/被交換的文字，之前是用第二個符號。

◌ 代表前面線條上已經出現的詞或句子 (避免重複)。母音的重音符號請參考前文。

解題

《漢字文法》的著者為 19 世紀澳門漢學家江沙維 (Joachim Alphonse Gonçalves 又名公神甫)。“他是當時葡萄牙傳教士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漢學造詣最深。”¹³ 法國漢學家雷慕沙 (Abel Rémusat) 在 1831 年 9 月的《學者報》上發表文章評論《漢字文法》：“……單從第一冊作品中，就能看出江沙維神父在瓦羅 (Varo)、馬若瑟 (Prémare)、馬士曼 (Marshman) 博士及馬禮遜 (Morrison)

¹¹ 古葡語，暫無法查明其意。

¹² 原文 “estilo sublime” 直譯為 “崇高的/高尚的風格”。

¹³ [葡] 施白蒂 (Beatriz Baxto da Silva) 《澳門編年史：19 世紀》，姚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 16 頁。

博士中的卓越地位。”¹⁴ 江沙維可謂那一時期屈指可數的一位在漢語研究和論著上能與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比肩的漢學家。

江沙維 1780 年出生於葡萄牙 Traz-dos-montes (或譯“後山省”) 一個叫 Tojal 的小鎮。1813 年 (又曰 1814 年) 作為天主教遣使會 (Congregação da Missão/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又稱辣匝祿會、味增爵會 Lazaristes) 傳教士到達澳門。江沙維原計劃到北京傳教, 因內地禁教, 未能成行, 遂在澳門聖若瑟修院 (Real Colégio de São José) 執教, 擔任英語、漢語及音樂教師, 直至 1844 年病亡。

迄今為止, 有關江沙維生平與著述最直接也是可信度最高的文獻是江沙維的學生加略利 (J. M. Callery) 為江沙維撰寫的傳記。加略利所撰原為法文 (原題為 *Notice Biographique sur le pere J. A. Gonçalves*) 后譯為英文於 1846 年刊載於《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5, No.2, pp. 69-80), 英文副標題為 *comprising an account of his life with notices of his various sinological productions* 題名漢譯為《江沙維神父傳記——包括一份有其漢學著作介紹的生平簡介》。

加略利撰寫的這部江沙維的生平傳記, 是其後幾乎所有研究江沙維的學者須倚重的一份材料。也正是通過這份材料, 後人得以全面了解江沙維在漢學研究中筆路藍縷, 毫無懈怠, 完成了大量漢語語法、教學及雙語詞典著作。但由於後來的研究者過於依賴這份材料, 缺乏對江沙維著作原始文本進行細緻的考察, 故頗多舛駁, 甚至以訛傳訛。故而, 對江沙維原著進行全面翻譯與解讀, 是江沙維研究最基礎也是最必要的工作。

據澳門現有館藏及他處度藏, 可見江沙維著作及版本情況如下 (括號內為刊本所錄中文書名): 。

1. *Grammatical Latina: ad usum sinensium juvenum* (辣丁字文) 1828 年第 1 版; 1888 年第 2 版。16 開本小型著作。
2. *Arte China constante de alphabeto e grammatical* (漢字文法) 1829 年第 1 版。
3. *Dicctinario Portuguez-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 (洋漢合字彙) 1831 年第 1 版。8 開本。
4. *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 (漢洋合字彙) 1833 年第 1 版。
5. *Vocabularium Latino-Sinicum* (辣丁中國話本) 1836 年第 1 版; 1889 年第 2 版。
6. *Lexion manuale Latino-Sinicum: continens omnia vocabula latina* (辣丁中華合字典) 1839 年第 1 版。
7. *Lexicon magnum Latino-Sinicum: ostendens etymologiam, prosodiam, et constructionem vocabulorum* (辣丁中華合字典) 1841 年第 1 版。

¹⁴ 《澳門教區公報》1941 年 4 月第 445 號, 第 896-897 頁, 曾轉載雷慕莎此文。

對於《漢字文法》已有學者做了開拓性的研究，如柳若梅（2009）、內田慶市（2011）、卡薩齊（2011）等。¹⁵本譯文即為《漢字文法》的序言及第一章“字母表”的說明文字，從中已可獲悉一些有別於前人研究的新的訊息。江沙維其他著述的序言或說明文字也將陸續譯出，以饗讀者。

¹⁵ 參考柳若梅《江沙維的〈漢字文法〉與比丘林的〈漢文啟蒙〉》，《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內田慶市《19世紀傳教士江沙維的對漢語的看法——葡萄牙遣使會的語言政策之一》，《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11年第4號；卡薩齊(Giorgio Casacchia)、莎麗達(Mariarosaria Gianninoto)《漢語流傳歐洲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年版。